

一则诡秘的征婚启事，串起三个孤独又渴望慰藉的灵魂，睡在枕边的妻子，可能就是最危险的敌人

罗伯特·古尔里克^[美]

ROBERT GOOLRICK

李娟——译

枕边的毒药

A
RELIABLE
WIFE

出版人周报
&
美国纽约时报
畅销排行榜 No.1
美国版《呼啸山庄》

中国华侨出版社

罗伯特·古尔里克^[美]

ROBERT GOOLRICK

李娟——译

枕边的毒药

A
RELIABLE
WIFE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枕边的毒药 / (美) 古尔里克著; 李娟译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13-2390-3

I. ①枕… II. ①古…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3346号

● 枕边的毒药

著 者/(美) 罗伯特·古尔里克

译 者/李 娟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苏 绵

特约编辑/张 芳 梁暑军

封面设计/弘文馆·马顾本

版式设计/睿佳工作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1280mm 1/32 印张/9.5 字数/180千字

印 刷/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2390-3

定 价/25.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2605959 传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谨以此书献给珍妮·沃尔茨和我亲爱的姐妹林德利

目 录

第一部分

1907年秋 威斯康星州 / 1

第二部分

1908年冬 圣路易 / 115

第三部分

1908年冬末春初 威斯康星州 / 187

第一部分

1907年秋 威斯康星州

第一章

冷，冰冷刺骨。电光闪闪，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四点整，世界仿佛停止了转动，万物屏住了呼吸，一切都静止不动，悄无声息，没有一个人、一只鸟。在那一刹那，天地间死一般的沉寂，仿佛凝固了一般。人们站在冻结的土地上，像被施了定身术，一动不动，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

如果你身临其境，你就不会注意到在那一刹那自己如石雕般纹丝不动。然而，如果你身临其境，刻骨铭心地记住了那可怕的静谧，像光投射到玻璃上，你像被电击中了一般，当念想、回忆的闸口徐徐开启，电光火石，你突然明白一切就发生在那一瞬间。时钟滴答。四点整的钟声敲响了。突然间，一切又恢复了正常，重新活动起来。火车晚点了。

雪将至未至，但很快必将飘飘洒洒、漫天飞舞，将是一场暴风雪，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它的气味。大地已是银装素裹，洁白无瑕的雪

早已被践踏得斑斑驳驳、支离破碎。大地从眼前消失了，消失在黑色的地平线，目光所至，一片白茫。人们在冰天雪地里跌跌撞撞地挪动着脚步，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乌鸦兀自啄着食，其实没什么可吃的。有的只有黑河和冻油。

没人说下地狱的感觉一定得如火烤，拉尔夫·特鲁伊特想，他萧索的身子包裹在朴素的外套下簌簌发抖，站在一望无际、冰天雪地中小小的火车站月台上，他想，地狱也可以像是这样。天色一分分暗下去，锥心的寒冷像是要将人皮从骨头上一点一点割下来，身上火辣辣的痛。

站在人潮人海中，他被无边的孤独湮没了。他感到自己生活的这个巨大而冰冻的空间——人人都向他伸手讨要，每颗心灵都渴望从他那里得到些许慰藉——就像冰窖，人人都有理直气壮地生活在这人世间的理由，人人都有容身之所，每个人，除了他。他一无所有。在这冰冷刺骨的人世间，他甚至找不到一块儿地方坐坐。

拉尔夫·特鲁伊特看了看他的银表。的确，火车晚点了。周围无数双眼睛直勾勾、无声地凝望着他；他们都知道他本指望今天火车会分秒不差，他是这么告诉他们的。他命令大家要守时，他那态度就如同一个人点一份自己喜爱的牛排，不能熟一分，也不能生一毫。但此刻，在众人的注视下，他站在那里像个傻瓜。他的确是个傻瓜。他在这么小的事情上都会失算，那他还能干得了什么？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他曾经是上帝的宠儿，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自从二十年前遭受了那次惨痛的变故后，他渐渐开始用欲求不满的期盼来对抗恐惧的恶

魔，那次痛彻心扉的变故带走了他的妻子、孩子、他心中最美好的希望，还有他最后仅存的一点幻想，那是他的第一次。大部分时候这一招挺奏效。他残酷无情，镇上的人敬重他，却更怕他。而现在，火车晚点了。

月台上，他周围站着镇上的人，他们百无聊赖地来回踱着步，伸长了脖子观望、等待着，想尽量装出随意的样子，就好像除了看拉尔夫·特鲁伊特等待一辆晚点的火车这场好戏外，他们还在等别的什么。他们讲着小笑话。放声大笑。出于对拉尔夫·特鲁伊特失败的尊重，他们小声嘀咕着。火车晚点了。雪花漫天飞舞。他们知道暴风雪即将铺天盖地袭来。就好像每一个春天都有那么一天，镇上的女人像接收到了某个神秘的信号，在第一股热浪来袭之前穿上凉爽的夏装一样，也有这样一天，在冬天第一次撕裂般的疼痛到来之前，它已经悄悄亮出了刀子。今天就是这样的一天——1907年10月17日。虽然才四点，天却几乎全黑了。

所有人，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一面看着天，一面偷看拉尔夫。他们等待着，因为他们看到拉尔夫在等待，拉尔夫每低头看一次他那块银表，他们就交换一次意味深长的眼神。火车晚点了。

真是活该，有人想，幸灾乐祸的大部分是男人。有些人却往好里想，这么想的大部分是心地善良的女人。也许，她们想，在过了这么多年后……

拉尔夫知道大家怎样议论他，他知道他们对他的看法，他们的感受五味杂陈。当他从他们身边经过、以手触帽檐示意，日复一日地挣扎着向这个世界表示客套的时候，一切是那么显而易见。他能从他们

的眼神里读到。他有生以来的每一天都能看到。尊重的絮叨声，不可避免地讥笑着他不耻的过往。有时候也能听到善意的细语，因为拉尔夫身上确有什么，尽管悄无声息，却能打动一颗同情的心。

拉尔夫知道对抗严寒的秘诀就在于不妥协。不要在刺骨的寒冷中弓起肩膀、跺脚或朝冰冷的手掌中呼热气。秘诀就在于在寒冷中全身心地放松下来，心平气和地接受它，因为它始终会来，而且不会很快就走。依偎在寒冷的怀抱里，就像沐浴着和煦的春风。秘诀就在于融入它，成为它的一部分，这样你就不至于在寒冷中熬过精疲力竭的一天后，肩膀僵硬、疼痛难忍、双手通红。

有些事情你能有幸躲过，他想。但是大多时候你无处可逃，当然，你也无法躲避寒冷。大难临头，你无所遁形，比如在失去至爱、失望和残忍的悲剧狠狠鞭答你的时候。

因此拉尔夫倔强地站在那里，挺起胸膛，冷酷地对抗着寒冷，无视周围的闲言碎语，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那蜿蜒的铁轨，看它消失在无边的天际。他希望，希望自己看上去若无其事、不太冷、不太愚蠢或不那么耿耿于怀。希望他灵魂的骚动、他无望的孤独只在此刻、在大风雪降临之前的这一刻，赤裸裸暴露在世人面前，随后他就会把它们收起来，深藏于心底，让它们逝于无形。不可想象，他居然这么希望。

他本想做个好人，骨子里他并非恶人。自从第一次经历了那热切地渴望，却又痛苦地失去后，他教会自己不要再去奢望。而现在他却期盼着什么，他的欲望被惊醒了，他被激怒了。

来火车站之前，他在家更衣，拉尔夫无意中在镜子里瞥见了自

己的脸，眼前的景象触目惊心。他吃惊地看着自己那张被悲痛和谦卑扭曲的脸。这么多年的仇恨、如许的愤怒和无尽的懊悔全都刻在了他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

来这里之前，他在家里忙着扣领扣，系领带，这是他每天早晨的必修课：整理、调整。他是一个过于讲究的男人，他不容许自己有丝毫的怠慢。但是当他朝镜子里看时，他看见了自己焦虑的希望，它是那么清晰、那么强烈。在实施这个愚蠢的计划的每一步，他从没有想到，这一刻真的到来了，而他在最后一刻却畏缩了，他感到自己无力承受。望着精致的镜子里自己那张崩溃的脸，他这么想。他无力承受这揪心的一刻再一次出现在他的生命里。岁月荏苒，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忍受了亲人的亡故和可怕的尴尬。但他顽强地挺过来了，他勇往直前，和心中的每一个本能作斗争。他一如既往地按时起床、去镇上、吃饭、经营父亲的生意、担负起他不得不担负的重任，尽管他想做只鸵鸟，将头埋进沙子里，逃避现实，不想和这些人的生活有任何交集。他总以为自己脸上的表情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不变：一切都好，一切都好。没什么不对劲的。

但是，今天早上，在这面精致的镜子里，他看到有什么东西破碎了，原来一直以来他都不过是一厢情愿地自欺欺人，他才是唯一一个被愚弄的人。他看到自己在乎，而且不能对此无动于衷。

这些人，他们的孩子生病。他们有的伉俪情深，有的貌合神离，而这么多年来，拉尔夫却过着无性的生活，在性饥渴中饱受煎熬，这人间的欢愉就半遮半掩在他们褴褛的衣衫下。他人的欲望。他们粗鲁

地爱抚着彼此。他们的孩子会不幸夭折，有时候，因为一场白喉、伤寒或流感，一家人会在短短一个月里死个精光。丈夫或妻子一夜之间疯了，他们在寒冷中没由来地烧毁自己的房子，或枪杀自己的亲戚，他们自己的孩子已经去了天国。他们当众脱衣服、当街撒尿、在教堂里拉屎，和蛇一起扭动翻滚。他们打死健康的动物，烧毁他们的牲口棚。每周，报纸上都会刊登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每一天都有新的不幸发生，无不诉说着寻常人家说不清道不明的新伤旧痛。

他们将衣服浸泡在石脑油里，无所谓地朝火走去，然后砰地一声变成了火球。他们喝毒药。他们也给彼此下药。他们的女儿是从他们的女儿肚子里爬出来的野种。他们上床的时候好好的，醒来的时候却疯疯癫癫。跑走的跑走。上吊的上吊。这种事时有发生。

经历过了纷扰攘攘的尘世，拉尔夫以为自己的脸和身体已经变得使人无法释读了，他用公正和同情的眼光看待身边的这些人和他们的悲痛以及他们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每晚上床睡觉的时候他都试图不去想这些，但是今早起来他却在自己的脸上看到了一切，看到了尘世的沧桑在他的脸上留下的无情的痕迹。

他的皮肤一片死灰。他的头发了无生气，比他记得的要稀薄。他嘴角低垂，眼角向下耷拉着，上面深深地印刻着谦卑和悲痛。身子离镜子太近了，看上去如同庞然大物，他将头略向后仰以便看得更清楚些。他发现承载着他如止水般心灵的蛛丝马迹显而易见，日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能看见。他谨小慎微，但其实什么都无法掩饰。这么多年来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曾几何时，每一个街角都留下了他爱的足迹。一个微不足道的小

东西都能令他疯狂。他追逐一顶帽子上的一条迷人的彩带。轻轻的脚步声，短裙褶边似有若无轻拂而过，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挥去雀斑鼻上停留的一只苍蝇，曾一度，有这些就足够了，就足以让他心驰神往、心跳加速。年轻的心夹着欣喜奔驰，怀着美好、野性的期盼奔驰。他爱得那么深，身体都禁不住疼痛了，然而现在他早已失去了浪漫的习惯，当他朝镜子里看时，他想起了年少轻狂、纵情欢愉时的自己，心嫉妒得发痛。

他想起第一次看见成年女子光臂时的情景。他想起第一次女人为他放下秀发，海藻般浓密的头发如瀑布般流下，散发出浓郁的香皂和薰衣草的香气。他记得房间里摆放的每一件家具。他想起第一次接吻。他爱这所有一切美好的回忆。一旦它们走进过他的生命，就会刻骨铭心，莫世难忘。身体的饥渴已经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意义。

如果你沉沦在无望里，生活得太久，不知不觉中你就真的失去了所有希望。他已经在人世间活了四十四个头，绝望像病毒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感染了拉尔夫。他不能确定是从哪一刻起希望如丝般一点一点从他的心中抽走了，只给他留下一个干涸、无望的灵魂。

镇上的人急匆匆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冲他尊敬地点头致敬。“晚上好，特鲁伊特先生。”他们忍不住冲口而出：“火车晚点了吗，特鲁伊特先生？”他真想揍他们，叫他们滚，让他独自待着。他们全都知道了不是吗。有电报、电汇还有车票。他们什么都知道。

打从他降临到这个人世，他们就熟知他的一切。他们中的许多人，大部分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他干活，在钢铁铸造厂做苦工，伐木、采矿、清点货品……那些没有为他干活的人，总的说来实

际上无所事事，这群精神错乱、懒惰的家伙只是在严寒的天气里做些贫困潦倒、绝望的活计以求活命。

他知道有些人懒惰成性。有些丈夫对妻儿很残忍，有些妻子对他们沉闷无趣的丈夫不忠诚。冬天长得没有尽头，人们度日如年，不能指望有人能坚持到底。

对有些人来说，波澜不惊的生活会突然间变成噩梦。有人在严冬中被活活饿死。有人看破红尘、远离尘世，搬去树林中破败的小木屋里离群索居，了此残生。有人像孩子似的直流口水、赤身裸体、好心人将他们送到门多塔精神病院，在那里，医生用冰冷的被单将他们包裹起来，用电触他们，直到他们能恢复正常和安静。这种事时有发生。

但日子依然如水般一天天过去，继续走下去的人总比放弃的人多，留下的总比离去的多。而那些顽强存活下来的人，无论他们是疯癫还是正常，他们迟早都要和拉尔夫·特鲁伊特交集，而拉尔夫·特鲁伊特自己也在寒冷和可怕的孤独中苦苦煎熬，继续生活。

“大风雪要来了。”他们说。

“天已经黑了，”他们说，“才不过四点，天就已经黑了。”

“晚上好，拉尔夫·特鲁伊特先生。看上去大风雪要来了。历书上这么说。”

他们能想出来的所有小伎俩无非是为了养家糊口、和他拉关系套交情做的小小却勇敢的尝试。每次想要和他谈点儿什么之前，他们都得经过仔细琢磨、反复思量、左思右想，直到深思熟虑后他们才敢说出来，而他们说过什么，他掉头就忘。

今天见到特鲁伊特先生了，他们也许会这样告诉自己的妻子，因为镇上几乎没有人敢直呼其名。他热情友好、亲切地问候了你和我们的孩子们。他叫得出他们每一个的名字。

他们恨他、谴责他、却又需要他。当丈夫吐沫横飞、夸夸其谈时，他们的妻子会不时从旁插嘴说他真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真是个吝啬鬼，真是个傲慢无礼的儿子。“嗯……你知道的……他也遭遇过不幸。”

当然，他们都知道。人人都知道。

他孤枕难眠。黑暗中，他躺在床上想象着他们，想象着他们这些人。他会在无人的黑夜里幻想他们的生活。

丈夫会翻转身去看着他们的妻子，熊熊的欲望像爆炸了一般在他们周身燃烧。拉尔夫想象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欲望，哪怕是一件褴褛的女睡衣都能点燃他心中的欲火。十一个孩子，有的十三岁：九亡四存，要不就是六存七亡。

在拉尔夫·特鲁伊特的心里，在黑夜的死寂里，生死结成了一条疯癫的蕾丝，将整个小镇编织在一起，人们疯狂地做爱，女人像母猪似的不停地下崽。在夜的黑衣下，都是肉体紧贴着肉体——那些白天裹在层层厚重衣服下的身体。在他的幻想中，丈夫会急不可耐地钻进温暖的被窝，在黑暗中和自己骨瘦如柴的女人抵死缠绵，转瞬又变成了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女人摇身一变又成了年轻貌美的女孩，她们梳着乌亮的辫子、娇笑婉转。哪怕只是短暂的十五分钟也欲仙欲死。在黑暗中他满脑子只有性爱。

大部分黑夜拉尔夫都能忍受。但有时候他不能自己。在那样的

夜里，他被自己幻想出来的欲望包围得严严实实，想要得到满足的欲望。即使是白天相互厌恶的两个人在夜里也会进行无声的厮搏，他掉进了欲望的漩涡里，在欲望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感觉像要窒息了。

他想象着每一栋房子里都在上演着人间万象。每一张床上都有男欢女爱。他每天都要在小镇的街道上走过，能在每一张脸上看到他们在黑暗中给予彼此的简单的爱，而他默默告诉自己，所有人当中唯独他不需要这些世俗的东西来支撑自己活下去。

他参加他们的婚礼和葬礼。他为他们的争吵评理，忍受他们对彼此的长篇指责。他雇佣他们、解雇他们。他反复想象着他们在无声的黑暗中彼此摸索、猎获、寻找慰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旭日东升的时候继续顽强地生活下去。

那天早上，他无意中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脸，那是一张他不想看到的脸。他的饥渴，他贪婪的孤独——它们并没有死去。而他身边的这些人也并非瞎子。这么多年来，他们一定像他那天早上一样恐惧。

他口袋里装着那封信，信里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位他素昧平生的平凡女人，就像是芝加哥订购回来的一双靴子，而拉尔夫的未来就全在那张照片里，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当他呆呆地站在人群中，等待着一辆晚点的列车时，甚至是他的羞耻心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他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件事情当中，不管这件事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而且他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转移视线或表现得心猿意马，因为很早之前他就知道那会意味着什么。

火车迟早都会到，它到之前发生过什么都已经过去了，而尚未发

生的事情还在尚未可知的未来。现在想要停止已为时已晚。几十年如一日，他重复着一成不变、确定无疑的生活，他厌倦了，正因为此，他才不顾一切地做出这个充满希望的疯狂举动。

他不过才四十四岁，而他的脸，那张苍老憔悴的脸却震彻了他的五脏六腑，再过不久，甚至他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都会被岁月冲刷得一干二净了。他容许自己那么希望。

人都想要最简单的东西，他想。无论我们已经拥有了什么——甚至是那些夭折了的孩子，我们只想要简单的爱。不用问也知道他不过也是凡夫俗子，也像其他人一样，他也有想要的东西。

二十年来，当他关灯、孤身躺下睡觉时，无人跟他道晚安；当他醒来、睁开眼时，无人对他说早安。二十年来，他没有被任何他知道名字的人亲吻过，然而，现在，当雪的精灵踮着脚尖在人间大地翩翩起舞时，他想起了那是怎样美好的感觉，柔唇轻送，甜蜜的渴望在唇齿间辗转流连。滚烫的心像飘落的雪花一般轻轻融化了。

镇上的人都在盯着他看，那一道道如炬的目光仿佛要在他身上烧出一个洞来，但是他再也无所顾忌了。当时我们都在场，以后他们会这样告诉自己的孩子和邻里。我们都在场。那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她从火车上走下来，而她一辈子总计只从那辆火车上下来过三次。我们都在场。当他的眼睛落在她身上的那一刻时，我们都看到了。

他手上紧紧攥着那封信。信上的每一个字他都早已烂熟于心。

我是个单纯、诚实的女人。我和父亲周游世界时见过不少世面。在传教工作中，我如实地看待世界，不存一丝幻想。我看到过穷人、